

3-10

中國名山勝蹟志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吳郡西山訪古
虎丘山小

K928.3/12

著 著

遼文
社版出

中國名山勝蹟志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吳郡西山訪古記

李根源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吳郡西山訪古記

吳郡西山訪

古新 附鎮揚游記

騰衝李曰瑛署



吳郡西山訪古記序

騰越李君印泉以滇南奇傑爲吳下賓萌胥疏江湖蟬蛻塵滓循陔絜養補廣微之詩涉園自娛開泉明之徑琴樽高會花鳥助其發皇裙屐相要漁樵相爲唱和陶陶然不知其爲故將軍眞宰相焉君神觀聰強精力殊絕凡輅車所歷斥候所經嘗慕畢秋帆阮芸臺之爲人搜剔貞珉提倡風雅神游造化足徧名山文采炤於巖阿芬芳溢於蘭芷比者脫離塵網汗漫滄江瞻古德之道場訪名賢之祠墓鬼神感靈而來告耆獻斂手而交推成吳郡西山訪古記四卷虎阜一隅厥稱勝地甄椎在握石墨斯呈懸崖之書披藤蘿而湧現題名之記剔落蘚而如新方諸前賢藏度逾倍成虎邱金石經眼錄一卷南徐古郡汲江心之寒泉廣陵陳區攬蜀岡之幽勝巾幘戾止以伸壯懷山水有靈亦驚知己成鎮揚游記一卷曾不數稊裊然巨帙洵藝林之淵匯抑掌故之琳瑯矣噫滄海橫流風塵頃洞灌陰忘機之喻莊生逍遙之篇知也無涯同斯感喟云民國十五年丙寅冬至後十日張一麐

序二

曲石李公挂冠隱吳門時芒屨攜短童徒步數十里蒐貞石尋廢寺瞻拜先賢塚墓以是胸

中掌故比吳郡諸老宿尤爲翔實乙丑之夏余避暑耦園公乃長嘯入吾廬因披襟踞胡床把酒談論移晷余聞曲石名以爲其人大河喬嶽深阻難量顧簡易諸謔如老名士居常自付以爲異先是癸甲之交余結吳門諸賢爲消寒飲是歲仲冬公遂題名入社公屢欲跡清代經師惠定宇紅豆山莊故址余言在今唐家坊聞紅豆猶存數歲一作花亦未之往求也於時燕趙齊楚之郊戎馬縱橫中原無主或者議迎黃陂正法統黃陂朝入都暮必以公正揆席公顧蕭然不問外事日對客飲醇酒評量書畫金石丙寅暮春余既遷宅新橋巷牡丹紫藤方大花宅故經師陳碩甫祖第碩甫名亞惠氏乃邀公觴飲門者以公遊鄧尉辭兩旬不返客有笑而言曰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噓尺蠖之屈所以求伸公之不能忘情於用世也其將微服以赴津門乎或信之或疑之一日余復結諸賢爲獅林餞春之飲題詩未半而公掀髯排闥入室手一冊示座人蓋公之載酒買艇挾兩健僕而西也太夫人亦不之知荒山破寺披榛叢剔蘚蹟甄錄宋以來石刻無遺歷訪先賢兆域百餘所憑弔其松楸而徘徊其綽楔其或幽隱芒昧則諮於亭長野老證以史志相其陰陽間得佚石於畦隴間於是韓襄毅徐武功董香光錢湘舫王惕甫曹貞秀夫婦諸墓近百年來文人學士課虛叩寂於荒

陘窮谷、藹足不知其所往、一旦骨脈呈露、昭晰無疑、其尤久且遠、如吳朱桓、梁陸雲、公錢氏元璋、佳城幽壤、縣歷紀祚、亦復披豁以詔當世、公之功於是爲勤、公於經師定宇之墓、入鄧尉往返三求、他如范文穆、吳文定、都元敬、祝京兆、周天球、姜貞文、蒼雪禪師、諸埋魂瘞骨之地、皆蒼烟蔓草、邱壠平而碑誌磨滅、吳都二公、尤疑守護者、乘子孫之彫落、發塚而售地與人、其迹猶可推也、拊膺悲歎、誓他日贏糧襆被、重入西山、以發其覆、而於一代經師惠定宇之墓、尤耿耿若膺巨疚、負重責、期於必護、余因謂公段金沙之沒焉、葬於虎邱、虎邱去城咫尺、今疇諮故老、無以指其處、唐子畏之友張夢晉、與崔瑩爲情死、子畏爲之合葬於玄墓山、中山中之人不知也、公既據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精誠感通、鬼神必將來告、西山之遊、都二十日、凡登陟訪問、櫛沐之艱、且劬、備於記爲一卷、公在滇南、旣徧求前賢窀穸之地、而表之官於粵、曲江之墓、賴公以顯於世、釐剔其侵地、修復而供祭掃焉、人之好古者、摭文考獻、以求娛悅、公乃斂筋骸、鋤心慮、旅食所至、必盡取古人藏形之兆、而封拜之、使來者必敬必式、苟長逝者而有靈、九原之下、其將感涕而無以爲報耶、公曰子宜爲我序、因撮其巔卒、以告吳中士大夫、庶幾其能繼公而起焉、丙寅孟夏、吳江金天羽。

序三

吳郡西山訪古記四卷、都四萬餘言、騰衝雪生李君丙寅春暮至夏初二十餘日、中往游吳郡西山所記也、其游以訪山中祠墓碑碣爲幟、志名人淹佚之墓、多剔榛莽而始得之、又亟慨山氓爲人守墓者欺隱盜賣、平冢抉石之無狀、不惜垂涕泣而道之、懿夫、仁人君子之心也、慨自家人墓大夫之職廢、雖防護之禁、上宣而下率悖之、是在爲子孫者與其地之賢士大夫隨時加之意而已、雪生曩在滇、修大理洪武中大軍封邱、昆明孫清愍傳忠壯祿豐王文毅諸墓、於清愍且爲之立碑、在嶺南修曲江張文獻墓祠、所爲視此者未易一一數也、良由仁心義尚、觸發秉彝、非有所爲而爲、而猶有譏雪生爲好名者、吾不知其何心、近歲滇會西山有游僧踵楊蓮真伽故轍、當事若罔聞知、物議譁然、則且爲之辯護、嗟呼、人心之不同、誠如其面、而雪生偶乎遠矣、丙寅六月六日石禪老人趙藩書於昆明東華別墅之詩境

軒

序四

自段氏毀法釀亂、亂以浸長、警告頻中、充耳不聞、越歲丙寅、燕趙齊楚、戎馬徧郊、而生民之

禍亟矣、吾友李子印泉、以手創共和之人、今乃退隱吳門、天心其未厭亂乎、雖然、豪傑有爲之士、絕不隨氣數以銷沈、而置斯世斯民於不顧、故必隨地有以自見、莫不關於人心風俗、足以觀感興起者、非僅如文人墨客之嘯傲登臨、販賣骨董之蒐討故實已也、印泉茲以其吳郡西山訪古記三卷、問序於予、予閱盡而喟然曰、吳俗掘墓之慘、乃至於是乎、仁人孝子將何所措其親乎、木本水源之思不幾窮乎、今得印泉是記、爲之發伏摘奸、庶冀人心之一悟、末俗之一改也、夫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凡可自致者、宜無弗致也、乃有坊表則摧之、有翁仲石獸則仆之、有碑碣則斷之、磨之、棺則劈之、骨則暴之、斷坊頭、轟鳳以基墳、盤園石、方磚以砌路、凡所以殘毀夷滅之者、無不至、死者何辜、遭此荼毒、嘻其甚矣、縲彼墳客、斷其脰、碎其軀、不足以蔽其罪、吾嘗聞晝夜盜塚者矣、茲乃白晝集衆、明目張膽而爲之、名賢勝蹟、悍然剗削、他更何論、魑魅魍魎、恣肆橫行於天天下、吁、不其異歟、周禮家人掌於地官、誠重之也、比長閭胥、師族黨正、皆鄉大夫以佐治、而宣教禁奸者也、今皆亡矣、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望溪先生謂朋友散無講習、宗族散無親睦、邱墓散無祭掃、今吳中邱墓、豈止散焉已乎、是大罪重戮、又不僅在墳客也、他如柩淹不葬、道穢不除、歛財信邪、諸敝俗、皆爲

民害能如印泉所記、剔釐革正、則導迎善氣、消彌刼運、此其嚆矢矣、邦人士曷急起而圖之、
浮屠經三宿者、卽戀戀有情、予於癸亥甲子間、主印泉廬者年餘、今故就是事而極論之、
以譖吳中士夫之讀是記者、印泉心契往哲、精誠所積、鬼神來告、今所訪而未得者、終將有
得之之日、况觀感興起者之必有人乎、至謂徐文靖宜從明諡、俟齋不宜入清志、陳傳敏子
孫宜絕徐有貞、皆正論凜然、有神風教云、中華民國十五年丙寅夏五月既望友生孫光庭
序於京師淨業湖寓齋

序五

吾聞之登山臨水、抒寫其胸中之獨得、發爲文章、以備拾遺訂墜、擷奇剔異之資、固文人韻
士不得意有託而逃之所爲、而非所論於一二退隱之賢豪也、然而賢豪者流、辟光愈遠、則
人之耳目之也愈衆、揣測之也亦愈奇、往往蟄居廬廡、而消息傳來、行踪僕僕、爲政治而奔
走、談之碣鑿如目見者然、殊不知鴻鵠已翔於寥廓、而猶求尺鷃於枳棘之間、不亦淺之乎
視吾曲石哉、曲石於同人消寒九集後、忽動遊興、挈舟往天平鄧尉支硎穹窿天池堯峯諸
山麓、探奇訪古、凡二十餘日、歸而適值獅林餞春之會、遂出遊記一編見示、都三萬餘言、姑

無論其攷訂方志、搜求碑窟、以冀保存古名賢之邱壠、功不在掩埋箭骸下、卽此曠觀遐矚、優遊於山巔水涯、以寄其翛然物外之情、真識時務之賢豪哉、此編出而耳目之揣測之者、夫亦可以少息焉矣、則謂曲石之與文人韻士、不得意有託而逃之所爲、異耶否耶、吾不敢知、而曲石自此遠矣、民國十五年夏正五月吳縣亢惟恭拜序

鎮揚遊記序

昔列子好游、壺邱子曰、禦寇之游與人同、而日與人異、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予嘗讀此而歎游者人、所必有、壺邱子之言、可以爲游者判其得失矣、騰衝李雪生、固今之好游者、以吾觀其所游、非但求諸物、蓋亦有取於身焉、曩者雪生居鄉時、所至輒訪鄉先正遺蹟、或爲之梓其書、或爲之修其祠墓、及至陝西、至廣東、其表章古人、較居鄉時尤力、今又獲睹其鎮揚游記、覽其山川、觀其風俗、摹挲其碑碣、而尤於楊文襄史忠正兩先正三致意焉、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古之得大名於沒世者、必有所以得之之道、雪生既流連慨慕不能置、則其心之欲追步古人可知也、吾嘗見抱器負才好爲大者、往往薄古昔、矚前賢、究之此身此世、若駒過隙、忽忽

百年私心所望、欲得之難於上天、及老且死、其德其業、其里居姓氏、汨焉沒焉、而彼所薄所
賴者、依然如昨日、長不朽於天壤之間、若而人者、其視雪生之用心、豈不判若天淵耶、故吾
謂雪生之游、非但求諸物、蓋亦有取於心焉、噫、如雪生者、始可以言游矣、丙寅九月昆明陳
榮昌書於翠湖舊廬

鎮揚游記書後

雪牛簪吳郡西南諸山遊記、余既爲之敘矣、頃復以鎮揚游記見示、景賢諷古、猶前記之用
心也、校讀一過、爰書其後、曰、余昔與雪生促鄰雅言、人生世間、首重愛身、必抗希先正言坊
行矩、內省無慊、迺推而愛家、愛鄉、愛國、愛天下、次序之遞、以進、名實之交、相因、卽誠僞之判
然別也、雪生則不迂余言、歷觀其近十餘年、行事有本末、風采可畏、愛其於侈口、愛鄉愛國、
而行已鄙穢、苟求利己、且重困鄉國而不恤者、誠蘇合之與蜣丸、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雪
生納吾言而力行之、卽游記已可見、而遊記固其約一班、龍一爪云耳、雪生勉乎哉、不臨深
以爲高、不以歲寒而改柯易葉、敢詡能愛鄉愛國哉、求不點斲鄉國斯已矣、余老矣、視息一
日、竊願與雪生共勗之、丙寅展重陽日、燈下石禪老人趙藩書

謁郝將軍李中丞墓記書後

晉寧方臘仙同學來余齋見雪生兩寄遊記大肆之因言明季晉寧郝將軍清李中丞皆殉葬吳郡而地趾未詳乞書託其親訪而詳示之將以載入邑志余書去未幾而雪生此記來讀之狂喜將軍有戰功而以節死中丞有政績而以讒隕英靈不沒固宜得雪生而彰聞之而雪生義尚之勇又豈今世所易得哉至扶植李氏孀孤則尤義精而仁至矣合江李紫瓊大令故雅才循吏與余亦有舊觀其立碑種樹培護郝墓謂世變方亟恐異日遂無此人言之沉痛今竟驗矣悲夫鶴峯先生之冤獄昔侍先贈公竊聞緒論亦謂爲和坤所傾陷考滿漢名臣傳中李因培傳其辭仍多所諱雪生得事實於何種記載尤盼具鈔示我當別立一傳以傳鄉先輩之真相倘亦雪生所樂聞者余且日望之矣爰走筆而率書於記後丙寅大雪節趙藩書于昆明東華別墅之陶陶齋

虎丘金石經眼錄跋

騰衝李印泉先生來居我吳既成吳郡西山訪古記復游虎阜徧拓其摩崖題名佛幢碑版石室刻經之屬合爲一編顏曰虎丘金石經眼錄噫哉是舉蓋自光緒戊子鄉先達潘瘦羊

博士著虎阜石刻僅存錄以來四十年無此作矣。顧瘦羊之書僅斷自山門迄於劍池千人石而止。就中復未能徧自搜訪。多誤信拓本。誤信前人著錄。有分一刻爲兩刻者。如賀方回題名。大觀年月一行等。是有誤釋文字者。如王山樵題名。山誤釋世等。是有因兩刻同在一處而誤認異代爲同時者。如錢節夫等題名。明爲宋刻。因下方有胡纘宗等題名。而誤認爲明刻。是先生親自搜訪。一一攷核而駁正之。其有功於碑版之學者非淺。且因劍池東壁之巖有數刻埋沒荆榛間。復架梯爲閣道。躬自登高。刪芟其荒穢叢莽。而手拓之。自爲題識。有履險如夷。不其幸歟之語。其勇於任事。豈我儕所能望其項背。至於黃安仁等題名。爲二仙亭柱掩其半。先生鑿空一觀。而挈家游此。紹聖四年八字。瘦羊僅存錄後。增入佚石者。赫然復顯於世。不可謂非藝林快事矣。又若李公晦題名。蔣爾第殘刻。泠然二大字。以及山後山塘殘碑廢碣。祠宇園林記載之屬。所補奚啻百許。而表彰味壁禪師象塔。及攷定將軍葛賢墓碣。俾塵霾數百年之高僧義士。巍然復爲我民坊表。以昌宗風而勵薄俗。非君子人者。而能若是歟。劍池西壁。古刻摧殘剝削。磨滅殆盡。說者莫不歸咎於光緒間浙人王成瑞。獨先生能探源定讞。得罪魁曰佟彭年。而於王成瑞亦不容曲恕。其疾惡如仇之概。益足補其好

善如不及之誠、訪古記既表彰先賢祠墓、不遺餘力、此錄復旌別淑慝、得春秋褒貶之旨、非尋常金石家言可比、昔我鄉願俠君先生、嗣立刊元詩選、成夢古衣冠人羅拜堂下、先生表聞之殷、不僅以區區文字爲限、我知鬼神必長爲之呵護矣、則履險如夷者、豈幸也哉、丙寅十一月、中吳佩諱王謇敬跋

吳郡西山訪古記跋

憶清光緒丁戊間、留學北京時、獲讀雲南雜誌、刊載之滇中掌故、及鄉先正詩文、詢知均騰越李印泉先生所采輯、特心儀之、迨己酉歸滇、供職圖書館、始識先生面、見先生於教育軍事之餘、凡鄉先正之遺箸軼墨、祠宇邱墓、或輯刻之、修葺之、抑或捐貲收歸館儲、裨益鄉邦、已難指數、逮入民國、戎馬倉皇、仍未稍輟、毅力精心、令人傾服、近年息影吳門、更進而從事國故之採訪、凡有所得、輒貽滇館、今歲秋間、寄自箬吳中先後訪古記四卷、就正石禪虛齋兩師、因得瀏覽一過、愈服攷證精審、記載翔實、尤以訪獲楊文襄郝將軍李鶴峯中丞累代邱墓、及蒼公舍利塔於滇事極有關係、智素亦愛古成癖、不禁狂喜弗已、晚近歐美人士、探險訪古、不遺餘力、誠以於科學有所發明也、吾國人鮮事講求、千年文物、每多棄遺、統出國

外深爲可惜。先生作記之用心，洵足以楷模全國，昭示來茲。智以嚮往日久，敬綴數語，一以識先生愛重前哲之雅，固非近賢所可企及；一以自勵仰慕先生，當知所景行而不可但騰口舌云爾。丙寅長至前六日，昆明何秉智謹跋於雲南圖書館。

跋二

騰衝印泉李先生解閣接後，僑寓蘇州之葑門，闢園蒔花，奉母讀書，與海內之賢士大夫游，以文字相酬酢，其於梓桑也，近師旂堪師，遠法楊文襄，仕止久速，以時而不苟，其趣尙之高，迥越恆流萬萬，余嘗肅然敬之，而非阿其所好也。先生讀書之暇，訪古吳郡，撰成一書，情有吳之士大夫所不及知者，而先生均訪獲而表章之。而於吾鄉先賢尤殷殷致意，登中峯訪蒼雪法師塋，往鎮江訪楊文襄公墓，屢於旂師頻羅室中，獲讀其所記，憾不策杖相從，一伸性醴之忱也。欣慕之餘，適以晉寧有郝將軍李中丞墓，均在蘇州，丐師致先生書，訪求紀述，以光吾邑。余亦附啓伸意。先生接書後，於郝將軍匪惟訪獲其墓，並訪獲其賣藥處，於李中丞先訪獲其後裔孀婦孤子，命之爲導，得遍謁其祖孫六世墓，墓石之被竊賣者，嚴令守塚人償砌，而於孤孀尤加意憫恤，翼輔其成人，以延中丞一線之嗣，沒者得以闡彰，生者賴以

援助此其義尙我滇人當感慕之豈獨晉邑已哉嗚呼如先生者洵所謂身心兩遊交盡者矣當先生訪李墓之日余亦偕澄甫和甫允三小泉諸君待价堪慳愈兩師重遊盤龍萬松遊歸後十日獲讀其訪稿亟收入邑乘欣然而跋其後以告鄉人之真愛滇者勿徒作口頭禪而行則病滇禍滇令天下齒冷哉丙寅冬月十日晉寧方樹梅臞仙敬跋於滇垣述古書堂之師齋